

联盟体系与伙伴关系

——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安全支点

刘红良

摘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强调在经济、安全领域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要实现这一目标，联盟体系及伙伴关系是美国意欲借助的重要支撑，在安全领域这种表现尤为明显。在此种战略意图支配下，美国强化了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并极力拓展新的伙伴关系，借助联盟体系、伙伴关系这两个安全支点的作用，美国力图构建其领导下的亚太安全结构。

关键词：再平衡战略；联盟体系；伙伴关系

随着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谋划的成型及逐渐实施，海内外学者对该战略的关注程度也在逐渐增强，出现了一系列以此为主题的论著。检视相关成果可以发现，国外学者更多立足于政策意义、动态变化的视角，而国内学者的文章则集中于该战略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关联或者拓展至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深入探讨该战略背景驱动、实施方式等层面的文章相对较少。立足于这一事实，本文侧重从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的两个关键支点：联盟体系与伙伴关系角度入手，探究在安全领域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方式，揭示其对实现总体战略目标的价值、意义。

一、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关政策文件对联盟、伙伴关系的阐述

再平衡战略的谋划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已开始进行，其出台标志着美国战略关注区域的转变，也是对已经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举措的最终确认。因其是美国一项重大战略规划，有关该战略的政策文件自然会从战略必要性、布局、举措等宏观层面论证战略推出的价值、意义。而联盟、伙伴关系侧重于政策层面，从属于实际操作的手段、工具，在政府级别的政策文件中着墨不多，但却有着及其重要的分量，关乎着战略推行的过程、产生的实际效果，因而，对相关政策文件中有关联盟、伙伴关系的梳理极有必要。

有关再平衡战略的政策文件中，有几份文件较为关键，其一是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 2011 年秋季在《外交》杂志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文章提出随着伊拉克战事的结束以及从阿富汗撤军的临近，美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过去十年，美国在两场战争上投入过多。未来十年，美国在选择时间与精力的投向时，需要更为明智和系统化，惟其如此，美国才能处于更好的位置以维持其领导地位、确保利益安全、提升价值观念。^{[1]60} 鉴于亚太地区正成为全球政治的关键驱动以及全球经济的引擎，该地区有美国的一些重要盟友和重要的新兴大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和介入有助于帮助塑造经济及安全结构，有利于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因而，美国应将其资源和精力投入亚太地区。文章中，希拉里用了极大的篇幅论述亚太地区经济活力对于美国的意义，并进一步指出该地区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依赖于美国保证的安全与稳定，而该地区的迅速变化导致的挑战，如领土与领海争端、自然灾害以及对自由航行的妨碍，要求美国做出地理上更为分散、操作上更有弹性、政治上更为稳健的军事部署。^{[1]66}

希拉里特别论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的强有力的联盟体系，在其提出的前沿部署外

交的6个关键行动原则中,强化双边安全联盟是重要的一环。文章援引美国与欧洲盟友合作的成功范例,阐明联盟关系对于美国构建太平洋世纪的价值,指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的缔约联盟关系是美国战略转变的支点。而随着形势的变动,美国所要做的不是简单的维持联盟关系,而是在一个变化的环境中更新联盟关系。这一行动主要由三条核心原则支配,在核心目标上维持联盟的政治一致性;保证联盟的灵活与适应性以成功应对新挑战抓住新机遇;保证联盟的防御能力和通讯设施在操作和实质上能应对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全面挑衅。希拉里对其联盟国家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在其联盟体系中的地位、价值及关系状况一一进行了评估、说明,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提升联盟关系的同时,发展伙伴关系以解决共同问题的意义。在其提及的伙伴国中,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蒙古、越南、文莱和太平洋岛国,认为伙伴国可以帮助美国更广泛的参与亚太事务、实施接触政策,在塑造和参与一个基于规则的区域和全球秩序方面做出贡献。^{[1]64}

2012年6月,在第十一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发表了《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的讲话,标志着再平衡战略的正式出台。与希拉里强调亚太地区的重要性、美国外交转向的必要性有所区别的是,帕内塔着重描述了在政府消减防务支出的同时,如何设计新的战略使之既能应对新的挑战,又可以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在他看来,为取得在亚太地区的长远目标,美国必须坚持几个共享的原则。其一是开放自由的贸易原则、强调权利和责任的国际秩序、共享领域如海洋、空间的开放性、不以强制或武力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其二是加强和更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与伙伴关系;其三是强化联盟,增强在东北亚、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的存在。通过与澳大利亚签署协议,得以进行海军陆战队的轮换以及战机的部署,此项努力,使美军可以有效的和伙伴国进行合作,在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共同对付自然灾害以及海上安全方面的挑战。其四,军力投射。美国计划到2020年,提高在亚太地区的海军部署,在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力量部署比例达到40:60。^[2]

帕内塔强调了与长期盟友合作的重要性,并突出了与新伙伴合作取得一些进展。美国与新加坡的防务合作关系逐渐加强,正准备实施在新加坡前沿部署濒海战斗舰。美国致力于将联盟与伙伴关系发展至一个新的方向,重视加强与印尼、马来西亚、印度、越南、新西兰的伙伴关系,包括提升防务合作关系、达成全面理解备忘录,力促这些国家在塑造21世纪的安全、繁荣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涉及中国的方面,帕内塔虽然强调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致力于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但将其位次放在地区伙伴关系之下,其隐含的意义耐人寻味。

希拉里与帕内塔的文章,是亚太再平衡战略成型过程中的两份标志性政策纲领,而论及再平衡战略的思想基础,则要追溯到2006年的《普林斯顿报告》。报告着眼于帮助美国决策者抓住机遇,为在各个领域促进美国利益奠定基础。^{[3]58}报告指出在经济、安全领域,中国崛起是未来十年美国所要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尤其在亚洲,中国有意识的排除美国发展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联系,因而美国应寻求建立一个能够完全参与其中的泛太平洋秩序。^{[3]49}而在斯蒂芬沃尔特对该报告的解读时,认为美国应采用离岸平衡战略,通过确定优先关注的区域、依靠区域中的盟国,降低卷入毫无价值的冲突的风险,鼓励其他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美国目标的实现。

在经济、外交、安全领域,无论是美国强调的前沿部署还是力主推动的TPP协议,乃至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射,都有赖于美国的盟友、新伙伴发挥关键的作用。2011年11月,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的演讲中说,我们已开始识别最重要的战略利益、引导我们优先项及军事开支的投向,我们将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使命作为优先的任务,而军费开支的消减不会影响到亚太地区。^[4]在美国国防部确定推进转向亚太的方法中,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包括:军力的广泛部署;军力部署的更大灵活性,除在东北亚的日本、韩国依靠长久的军事基地以外,在东南亚主要通过不同军事单元的轮换部署;增强伙伴的能力,通过更为灵活的安

全援助机制和联合行动增强关键伙伴的独立防卫能力。美国正加强与盟国和新伙伴的培训、联合行动，以保护集体行动能力和维护共同利益的能力。^[5]而军力的广泛部署以及部署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无不依赖于盟国、伙伴关系作用的发挥及发挥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落脚点，在于联盟及伙伴关系。

二、美国的联盟体系、伙伴关系与再平衡战略

联盟战略对于美国一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考察美国从地区国家走向全球霸权的历史，可以发觉其霸权的确立，既有自身实力的积聚，也和有效利用了盟友的资源及实力有密切的关联。通过轮毂式的联盟体系，美国政治影响力及军事实力的乘数效应得以彰显，无论从物质还是心理效应上都增添了维护其利益的信度。而美国推行伙伴关系的尝试则是从北约东扩开始的，1993年10月，美国在北约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以确立北约与原苏东国家的新型合作关系，为这些国家最终按照北约的模式和标准加入北约铺平道路。

从内涵意义上进行考察，联盟有着较为清晰的界定，通常认为联盟是指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而这种承诺一旦作出，意味着国家要与他国一起向共同的敌人进行战斗。^{[6]268}据统计，美国与近50个国家维持着正式的防务承诺，包括拉美国家（根据1947年的里约热内卢条约）、欧洲与加拿大（1949年的华盛顿条约）、亚洲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及一些太平洋小国，这些联盟国家是最初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而产生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为便利武器转让和军事合作，产生了重要非北约盟国的称谓，这类国家主要有巴林、埃及、以色列等国。^{[7]136-137}

在实践中，美国依据其战略需要，对联盟承载其战略目标的选择性在逐渐加强。“9·11”事件的发生，使得本意是美国为其盟国提供安全保护的联盟，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相互安全承诺，美国要求各国“选边”的声明促成了反恐联盟的形成，以至于法国记者将其称为美国联盟的“纯化”。而伊拉克战争，美国所能动员到的盟国支持相对较少，其传统盟友法、德等国反对美国的战争选择。此举也导致了美国逐渐对其永久联盟依赖性的降低，转而采取“特设联盟”、“意愿联盟”的形式以服务于其战略需要。

相对于联盟内涵的确定性，国际关系领域对伙伴关系的界定与讨论较为匮乏。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只是试图使签署了“框架文件”的国家采取确定的步骤，以稳定北约防务区域外的东欧地区，增强北约对意外安全事态的回应能力，为未来签约国家加入北约开辟路径，对伙伴关系内涵本身并未做出明确的说明。^{[8]7}而在实践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国家间相互联系的紧密，全球政治一体化及全球治理问题的出现，使得国家之间出现复合相互依赖的态势，国家以合作方式化解矛盾及争端成为常态化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出现了大国之间构建新型伙伴关系的趋势。如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俄美战略伙伴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等。虽然各国对伙伴关系的称谓，不乏外交宣传及象征性的使用，但也折射出各国对彼此关系的基本定位。综合各国的外交实践，可以将伙伴关系概括为：国家之间在若干重要领域存在利益汇聚的基础，从而出现政策协调的可能性，为进一步提升和稳固互动关系两国主动结成的战略协作从而使得国家之间以合作的方式化解彼此的矛盾乃至争端。

美国在发展与联盟的关系上，逐渐从较为倚重联盟扩展到发挥联盟作用的同时，提升、增强与新伙伴之间的关系。因伊拉克战争而凸显的美欧之间的裂痕，既说明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也是彼此不同的观念与应对方式的必然体现，也致使美国在很多问题与领域上拉大了与欧洲的距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无论在阿富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之间，日

本、韩国、泰国等亚洲盟国都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传统联盟随着共同威胁的消失，会逐渐失去维系联盟存在的纽带，“意愿联盟”的形式反而会成为一直常态，或者如五角大楼的一句名言：使命促成了联盟。适逢美国经济衰退及亚太安全的重要性愈显，美国对亚太盟友自然赋予了更重要的使命。美国认为作为全球包括亚太地区公共产品的捍卫者，需要亚太国家负责任的行为，同时需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领土领海争端，这种责任需要更多的亚太国家承担相应的使命。为此，除加强与传统盟友的关系，更需要新伙伴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东南亚地区的印尼与越南。同时，因再平衡战略中对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美国极为重视发展与印度的防务合作，力图将印度海军塑造为印度洋-太平洋通道的管理人，加强两国在东亚安全事务上的政策立场协调。^[9]

尽管美国一再否认再平衡战略在军事安全领域剑指中国，但其战略布局体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以中国为聚焦发展与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国家的安全关系。《普林斯顿报告》中提出，中国是导致亚洲出现破坏性变化的潜在源头之一，为制止中国对邻国采取侵略性行为，美国需要加强与日本、韩国、印度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形成一个崭新的多边框架。^{[3]50}与此战略思维一致性的举动是，美国加快了在亚洲的军力部署，使其分布更为广泛。其中一个表现是，美国宣布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南部边缘——包括澳大利亚、新加坡和菲律宾——进行美军的轮换部署，显示美国在更广范围的亚太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存在。^{[10]67}从美国早已存在的亚太岛链军事部署来看，美国的军力投向及军事设施更多向第二岛链倾斜，其关键支点为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加坡。其中既有传统的缔约盟友，也有美国意欲发展的新伙伴。这一点也表明了美国应对、防范中国崛起采取的方法，从联盟体系向伙伴关系扩展，布局脉络也从线性向立体发展，以构筑全方位、多层面的针对性网络。

从历史经验上看，美国在确立其霸权过程中，有意识的构建了从本土到世界的霸权支点结构，以降低维系霸权的成本，增强操控的有效性。构成这类支点的国家地区，或者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资源，或者通过对霸权国的支持，使霸权得以在地区发挥作用。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一书中，也依据其所处位置、对美国战略的重要性，提出了地缘战略旗手和地缘政治支轴的概念。现实发展的角度看，亚太地区的日、韩、澳大利亚等国长期以来支持美国的重大战略，结合其所处位置、作用发挥及美国的军力投向进行考察，实质上构成了美国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安全支点。而越南、印度、新加坡等国，在美国战略谋划及安全合作及支持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成为美国再平衡战略中指称的新伙伴，其地缘战略的意义仅次于其传统亚洲盟国，也是美国战略推行中不可或缺的安全支点。从二者关系上看联盟体系是美国战略的重要倚重和支撑，军事安全意义尤为突出。而美国发展的新伙伴关系，则注重政策的配合与相关领域的协调，是对联盟体系的补充和进一步拓展。

三、美国与联盟、伙伴国的现实合作

再平衡战略的最终出台是个渐进的过程，政策的推出既是美国战略思维的调整，也是立足于美国已经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实践，多项举措在战略定型之前已然开始推行。从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护安全与均衡的方法策略来看，其主要举措如下所述：

（一）巩固、加强与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友的关系

美国将与日本的联盟看做是地区安全、繁荣的基石，在此思维支配下，两国增强了人员培训、联合军演上协同行动的能力，海上安全、情报、监控、勘察方面的合作日益紧密。相对于军事协同及发展高科技能力，更为重要的是，美日同盟已从单纯由美国向日本提供安全保障向相互间的军事合作与支持发展。同盟的定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其防卫范围页

扩展到周边地区，日本对周边地区的解释则是根据时局发展而变化，不具有明确界定的性质。在中日之间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明确表示支持日本，希拉里表示美日安保条约使用于日本，两国间同盟强化的趋势也较为明显。

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驻军规模及部署格局来看，美日同盟对美国安全再平衡意义尤为重大。美国在日本驻军规模为 3.5 万人，海军陆战队为主要兵种。在 2004 年美军消减亚太驻军规模的方案公布后，驻日美军规模未受冲击，仅做了力量配备上的调整。美军将负责环太平洋地区防务的美军第一军司令部迁至日本神奈川，同时将驻扎冲绳的部分军力迁到关岛以加强第二岛链的防卫能力。之后，美国陆续将负责太平洋区域的陆、海、空指挥中心迁移至日本，日本在美国东北亚及整个亚太地区军事安全上的重要性得以突显。¹在美国国防支出消减的状况下，因海军预算未受实质性影响且美国增加了在亚太地区的舰艇等装备部署此举使得冲绳、横须贺、横田等驻日美军基地的价值更为突出。^{[11]30}同时，美国注重在捍卫区域优势的目标主导下，推动日本关注全球层次的问题，以转移日本的视线，使得日本更好的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与韩国的关系上，随着韩国经济实力及外交自主性的增强，美韩同盟一度出现弱化的趋势，美国通过消减驻军、部分作战权移交、修订协议、更新机制等方法予以调整。而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势，美韩同盟也获得再度加强的契机。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急剧增加，从 2010 年 7 月至次年 8 月间，两国联合军演的次数达 11 次，频繁的军演作为武力宣示表明了美国对该地区安全的强烈关注，也是美国有意识强化既有联盟以实现亚太安全目标的一种方式。在再平衡战略思维下，美韩重点防御区域也在向韩国的西南、南部发展，以加大对东海、黄海的威慑态势。当前，美韩联盟正出现从军事安全联盟向全面联盟发展的趋向。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0 年半岛危机后，美日、美韩双边联盟逐渐向三边联盟转化。美国力图推动在美韩、美日联合军演的同时，建立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并提议美日韩导弹防御体系的并轨，构建地区导弹防御体系。^{[12]5}在三边合作机制下，三国防长及外长的年度会晤逐渐成为惯例，涵盖议题主要包括维和、减灾、航行自由、防扩散等。

澳大利亚在阿富汗战争中是非北约成员国中派遣军力最多的国家，伊拉克战争期间给美国以坚定支持，以至于奥巴马称其为牢固的盟友。针对所谓中国的区域拒止/反介入能力，美国提出空海一体战的构想，而澳大利亚的战略纵深及后勤支援成为美国战略的重要依托为此，美国与澳签署了永久性驻军协议，并宣布在达尔文派驻海军陆战队士兵，并争取将驻军人数到达 2500 人。同时，增加驻澳大利亚北部的战机和军舰数量。在与菲律宾关系上，美国借全球反恐之机，逐渐恢复了两国军事合作，两国的联合军演不定期进行。2011 年，美国以定期轮换方式在菲驻扎军队。2013 年，两国防长会晤时表示，面对不稳定的亚太形势，两国应加强伙伴关系。2014 年 4 月，两国进行了加强军事合作的第八轮会谈，就扩大美国在菲军事存在协议草案的诸多关键性问题达成共识，从而为美军使用菲国军事设施打开了方便之门。与泰国军事合作上，金色眼镜蛇演习作为东南亚地区最广泛的多边演习，一直在泰国进行。2012 年 12 月，美泰签订联合防务声明，国防部官员表示两国要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共同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

（二）发展与新伙伴的军事安全合作

为达到将更多国家拉进美国构筑的军事安全体系的目的，美国高层在多种场合不断强调“印太”（Indo-Pacific vision）的重要性，美国赋予其重要使命的新伙伴多数也位于从印度洋到马六甲海峡、南海这一重要战略通道上，美国与这一区域的新加坡、印度以及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合作令人关注。在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上，由于所处关键性的战略枢纽位置以及对军事战略支出的异常重视，美国把新加坡看做是其紧密的安全伙伴，认为可以凭借新加坡的支持扩大其区域影响力，因而期待新加坡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中承担重要的角

色。在美军撤出克拉克空军基地与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后，新加坡的樟宜基地成为在东南亚的第一个航母基地。为容纳更多的航母、潜艇及其他战舰，新加坡与美签署协议，正致力于扩大基地规模、新建深水码头等事宜。新加坡一位学者认为，美国正是依靠樟宜军港，实现了在东南亚的前沿部署：向西可增派波斯湾驻军，向东可监控南海及台海局势。如有需要基地内的美军舰只可在 24 小时内控制整个马六甲海峡。^{[13]68}2013 年 4 月，美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美国致力于加强向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和调整，期待未来美国和新加坡有更多的机会合作。新加坡将接纳美国提供的 4 艘濒海战舰，用于打击恐怖分子和海盗。

由于印尼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及其在东盟中的特殊作用，美国与印尼的关系尤其在防卫安全领域逐渐强化。2005 年开始美国取消了对印尼的军事援助和武器出口限制，印尼急于推进军事现代化的要求得以满足，两国军事贸易额大幅增加。2011 年底，奥巴马访问印尼时，两国签署了《印尼-美国全面伙伴关系协定》，并恢复了对印尼的军售及两国间的军事合作。美国防部长哈格尔访问印尼时，向印尼出售了 8 架最新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同时，美国在这一区域的战略设置逐渐将美、澳、印尼连为一体，加强三国在军力部署、巡逻、联合军演等方面的协同性。美国与越南关系上，冷战结束后，美国恢复并加强了对越关系。2010 年开始，两国关系升温的趋向较为明显。时任国务卿希拉里高调支持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两国爆出就民用核能合作进行谈判的消息。2011 年，两国签署《越美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包含了海上安全、为维护地区安全交换信息等内容，美国军舰多次访问越南，进行军事交流。2013 年 7 月，美越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以推动两国在经贸、科技以及防务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再平衡战略将印度作为地区经济支柱和安全提供者，期待印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实际上，美国早已把印度设计为因应中国崛起的关键的利益攸关方，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异常频繁而紧密。两国联合军演的规模、范围、复杂程度急剧增强，各军种之间的合作较为密切。在军品销售、防务技术与系统合作、领先科技的分享等领域，都有较大的进展，2012 年 6 月，两国间防务累计销售已超过 80 亿美元。^[14]两国间还达成 C-17 及 C-130J 飞机、TPQ-37 雷达、鱼叉导弹、传感器引爆武器（Sensor-Fuzed Weapons）等防务产品的出售协议，在 C-17 合同完全履行的情况下，印度将组成世界第二大 C-17 飞行编队。美印在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关切，是穿越印度洋到马六甲海峡这一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与安全。以此为缘由，印度不断介入南中国海的争端，协调与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而美国支持印度的东向战略，认为印度能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美国的亚太战略需要与印度的长期伙伴关系。在此战略思维下，两国的“决定性伙伴关系”得到推进。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出，旨在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维持其在经济、安全等领域的主导位置。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要求发挥联盟与伙伴的重要作用，因而联盟体系的构建与强化、新伙伴关系的扩展与推动具有关键的支撑作用，也成为其推进区域稳定、均衡与安全的支点。美国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对相关国家的角色设计，是出于美国的利益考虑，同时也是更准确的因应国际体系中力量分配变动。对于其盟友及伙伴来说，存在着美国对其的定位是否符合自身的战略需要与利益分配的问题。涉入其中的国家一方面期冀着引入美国的领先科技和军事设施，推动国家军事发展的现代化程度，藉此密切与美国的关系，在发生涉及通道及领海、主权争端时获得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会从自身政治、经济、安全利益进行权衡，不愿直接多卷入可能发生的军事安全碰撞、冲突。

再平衡战略的推行，主要注重从经济、安全两个维度上进行。从美国构建的联盟体系与伙伴关系的地缘分布上看，所涉国家大多位于东亚地区。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东亚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与密切程度较高，但在整体上却出现经济交往与安全关系相互“剥离”的特征，这就为美国介入并主导亚太安全事务创造了机缘与空间。美国虽极力

推动其倡导的 TPP 协议，但难以改变亚太地区“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局面，这也使得安全维度在整体战略中的权重被放大。在国内经济复苏乏力、防卫开支压缩的状况下，借助盟友及伙伴关系的资源、实力，形成相对均衡的分工、布局，以“巧实力”实现其战略目标，对美国来说，自然属于成本较低、资源消耗少的最优选择。而在实际推行进程中，会有多少国家自愿绑缚在美国战车上，则有待时间的检验。因而，美国力主下的联盟体系及伙伴关系，虽然为其防务安全体系的重要支点，但在权力结构失衡的状态下，支点作用的发挥将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其效果未必符合美国的期望。

Alliance System and Partnership

[Abstracts]The U.S.rebalance towards the Asia-Pacific, lays a lot of emphasis on maintain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and security. To achieve this goal,it needs to rely on the role of alliance system and new partnership,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the security. Under this strategic intent , U.S. strengthening relations with traditional allies, and to develop new partnerships. With the help of the two security pivot points, U.S.trying to build his leadership in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structure.

[Keywords] Rebalance towards the Asia-Pacific Alliance System Partnership

参考文献:

- [1] 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J], November 2011
- [2] Leon Panetta.The US Rebalance Towards The Asia-Pacific.**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Z].The 11th Shangri-La Dialogue, 02 JUNE 2012
- [3] G.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Forging A Word of Liberty Under Law: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Final Report of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September27,2006
- [4]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Z].November 17, 2011
- [5] Department of Defense.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Z], January 2012
- [6] Arnold Wolfers.*Alliances*[C] ,in DavidL. Sills (ed.) ,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 Macmillan , 1968)
- [7] Bruno Tertrais.The Changing Nature of Military Alliances[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ummer2009
- [8] Paul E. Gallis.Partnership For Peace[Z],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August 9, 1994
- [9] Kurt Campbel.Campbell Joins Bloomfield at Stimson's Chairman's Forum[Z], January 20,2012
- [10]陈雅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 现实评估与中国的应对[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 年第 11 期
- [11] 张威威.911 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J], 《日本学刊》2007 年第 1 期
- [12] 张威威.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同步强化及其影响[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 年第 3 期
- [13] 俞力莎.美新军事合作:马六甲海峡的生存之道[J], 《三联生活周刊》2011 年第 29 期
- [14] S. Amer Latif.U.S.-India Defense Trade: opportunities for deepening the partnership[Z], a report of the csis wadhwani chair in u.s.-india policy studies